■战略视角

法国为何全面重返北约

□赵 晨

1966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戴高乐将军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背景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毅然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退出美国主导的北约，撤回北约指挥的全部法国军队，并将北约总部从巴黎赶到了布鲁塞尔。42年后，出身戴高乐党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却提出法国准备全面重返北约，参加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时间就在2009年，即北约成立60周年。那么，萨科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表态？法国全面重返北约对美欧关系又有什么重大影响？

萨科齐的实用主义考虑

萨科齐被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最“亲美”的总统，的确，他比较认同美欧共有的价值观，对美国抱有好感，但重返北约最主要还是萨科齐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出于现实利益做出的决策，感情和哲学因素位居次席。他修改戴高乐路线有以下三点现实考虑：

首先是法国半游离于北约之外，降低了其全球影响力。冷战后北约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和战略调整，一方面是保持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继续其传统的集体防御功能，另一方面针对冷战后的新威胁和新局面，变成一个面向全球的快速反应和部署，有极强作战能力的军事工具。由于北约的迅速转型，加上原有组织规模的庞大，更主要是由于美国的超强军事实力，作为全球最大的武装力量集团和安全组织，北约在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法国其实早在1994年，就已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1995年末，法国参加了北约军事委员会和国防部长会议，可以说已经返回了北约的政治机构。1996年前总统希拉克也尝试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他与美国的“职位博弈”没有成功，美国拒绝把北约南部地区司令部的指挥权让给欧洲人（其实是法国人），希拉克暂停了重返进程。尽管如此，目前法国实际上已经卷入北约事务相当深，法国每年向北约提供的资金分别高达北约非军事预算总额的15.3%和军事预算总额的13.8%，排名出资国第五位，在阿富汗、科索沃等热点地区派驻了5000名军人参与北约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但缺席各级司令部和防务计划委员会等核心军事要害部门，也被不少西方外交官和军事专家认为，是法国重大的“时代错误”。法国国防部长莫兰认为，在一些由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中，法国尽管也参与其中，但因不是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成员，因此没有话语权。

其次，欧洲自身的防务建设受阻。法国一直是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最积极的支持者，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希拉克，还是萨科齐，都继承了“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坚决主张欧洲应发展军事力量，以“硬实力”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欧洲的整体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太远，欧洲的军工产业产值只及美国的六分之一，而且欧盟国家对欧洲军事和安全建设的热情并不高。特别重要的是，英国拒绝法国设想的扩充欧盟军事实力，加强联合指挥的计划，比如2003年法国提议欧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行动计划和指挥中心，英国认为北约已有足够的运转良好的指挥中心，欧盟并不需要重复设置类似机构，实际上英国的意涵是要保证北约的优先性。英法拥有欧洲最大的军事力量，没有英国的合作，法国不可能独力推进欧洲的安全和防务建设。

再次，重返北约对法国的军事改革有利。萨科齐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法国的军事革新计划。在最新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萨科齐准备裁军54000人，使法军更灵活，更能适应对付恐怖主义，解决地区争端等全球新安全问题。法国2009年至2020年国防预算为3770亿欧元，其中2000亿将花费在新装备上。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同美国关系进一步改善，有利于法国的军备更新和军事实力的提升。莫兰就指出，法国全面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法军可以更直接、更全面地参与北约军事行动，大幅度提高法国军事水平。目前法军在运输、防空火力、无线电抗干扰等诸多方面都与美军存在较大差距。

欧盟与北约：合作还是竞争

冷战已经结束近二十年，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国际组织已经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比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职能渐渐变成选举监督，欧盟的强项是发展援助和战后重建，而北约则是安全防务和军事行动。在这种资源整合的趋势之下，北约在安全领域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法国也不得不回到这种格局安排之中。

无疑法国、欧盟、北约是萨科齐心目中的排序，但是欧盟目前的防务实力还非常弱，整个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预算2007年只有2亿欧元，现在法国在北约的常驻人员大约为200人，不到英国和德国的十分之一，但整个欧盟和欧洲防务署的永久性军事雇员才300人。

萨科齐的计划是欧盟防务建设与北约齐头并进，“我们的目标是，既要有一个独立的欧洲防务政策，还要继续保留北约。而我们在北约中仍要发挥完全的作用。”但是，他的首要目标仍是欧盟，“欧洲防务仍是最重要的”。从7月份开始，法国就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尽管爱尔兰公决否决了《里斯本条约》给法国的任期投下了阴影，但萨科齐并未受到影响，他已将欧洲防务建设作为这半年法国任期内的核心任务。法国准备说服其他欧盟成员国，成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可以随时部署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从而大大增强欧盟的危机处理能力，增加欧盟的国际影响力。

萨科齐在4月份北约峰会上又承诺将向阿富汗增派一个战斗旅，人数约为700-800人，在美英等国陷身伊拉克和阿富汗，兵力捉襟见肘的时候，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对萨科齐的举动，北约、美国和英国都表示欢迎。美国也改变了原来对欧盟防务建设冷嘲热讽的态度，对之表示欢迎。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国希望欧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伙伴，既参与军事行动，又参与民事和政治行动”。在布什政府摆脱新保守主义思想，美欧关系转暖，同时美国又处于困境，实力受损的背景下，法国全面重返北约，对美国和北约都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但这并不表明欧盟和北约完全形成了以北约为主，欧盟为辅的结构。欧盟的长项在其“软实力”，被认为是一支“民事力量”，特别体现在发展援助和维和重建能力上，而北约也正在发展它这方面的功能，但欧洲人并不乐意，萨科齐在刚当选总统时就警告北约不要向“联合国”发展。欧盟也没有放弃其安全与防务政策，特别是法国，仍将其视为其核心战略之一。

随着法国完全重返北约，可以预见北约内部的不同声音只可能越来越多。当前北约对新加入国，欧美间就有不同声音：美国希望将马其顿纳入北约，但是法国支持其欧盟盟友希腊的立场，认为马其顿国名与希腊北部省份重名，不同意北约吸纳马其顿；法德等欧洲国家也不同意美国吸收乌克兰、格鲁吉亚为北约成员国的意见，不愿意引起俄罗斯过多的反感。法国重返北约军事机构，将占据700个左右的职位，职位也将成为北约内部的新争议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北约需要一致通过才能实行军事行动，并非美国的意志可以主导一切，2003年由于法、德、土耳其的反对，美军飞机就没能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对伊拉克进行轰炸就是明显一例。

马利基伊朗之行的背后

□李亚文

美国国务院一位伊拉克问题高级顾问近日在巴格达重申，美国和伊拉克将在今年7月末达成双边安全协议。布什政府希望借助这一协议宣布伊战取得胜利，并为攻打伊拉克开脱责任。

美伊安全协议谈判以布什和马利基于去年11月份公布的“支持伊拉克共和国捍卫其民主制度，反对内部和外来威胁”的声明为基本指导原则，谈判涉及两份文件：一份关于美国驻军地位，另一份为两国战略合作框架。双方希望在今年7月之前达成协议。有关报道透露，美方在谈判中要求给予驻伊美军制空权，允许美方长期使用伊境内50多个军事基地，在海陆方面向美军提供方便，允许美军不经伊拉克政府批准可逮捕和监禁任何对美军构成威胁的伊拉克人，可以自主采取打击恐怖活动的军事行动，给美军及与其合作的承包商以及保安人员豁免权。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在谋求对伊拉克的长期军事占领，以及继续拥有不经伊拉克政府允许而开展军事行动的权利。

这些条款当然引起了伊拉克民众的强烈反抗，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反美示威活动。他们高呼反美口号，焚烧美国国旗，抗议美伊签署长期安全协议。美方打着“反对内部和外来威胁”的旗号，使美国在伊驻军长期化、合法化的做法，将会使地区安全局势处于长期紧张的状态。伊拉克周边国家，特别是伊朗，对伊美签署长期安全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呼吁伊拉克人民抵制这一协议。他说，占领者撤出伊拉克是实现伊拉克安全的唯一道路，拟签署的协议是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一个挑战。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这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6月9日结束了对伊朗的两天访问。访问期间，他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外长穆塔基等伊朗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显然，马利基此次伊朗之行就是来做伊朗的工作。

虽然马利基强调了伊拉克方面的立场：不经伊拉克政府同意美军不能随便离开临时军事基地；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均需经伊政府书面批准；驻伊美军的军费开支应受伊中央银行监督；逮捕任何伊拉克人均需经伊方同意；只给予美军划定的空中走廊；美军士兵的法律豁免权仅限于采取军事行动时，并要伊方批准。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和伊拉克石油部长沙赫雷斯塔尼6月1日表示，美军在伊拉克的阵亡人数5月降至自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5月份共有19名美军阵亡，是伊拉克战争开战五年以来死亡率最低的一个月。而且，安全形势的好转推动了石油生产，5月份伊拉克的石油产量达到战后最高水平——5月单月日产250万桶。美国在付出4000多名士兵后，为了自身利益，不会向伊拉克政府作出太多的让步，有媒体称美国会以伊拉克政府存放在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数百亿外汇储备相要挟，迫使伊政府在7月底签署安全协议。

伊拉克战争以后，两伊关系发展迅速。今年3月，内贾德对伊拉克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将双边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马利基一年内两次访问伊朗，显示了伊拉克对两伊关系的重视。目前，伊朗与伊拉克双边贸易超过20亿美元，依据双方的规划，两国的年贸易额10年内将达100亿美元。6月9日伊朗国防部长纳贾尔与来访的伊拉克国防部长奥贝迪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扩大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伊朗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对两伊关系进行全面改造，强化什叶派纽带。在化敌为友的同时，伊朗方面要努力实现与伊拉克的“捆绑”，从而改善安全环境，并提高了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两伊关系“热乎”起来不为美国所乐见，一个“伊朗化”的伊拉克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美国一直指责伊朗破坏伊拉克安全和稳定，并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反美武装。美国更不愿意轻易从伊拉克撤军从而给伊朗填补力量真空的机会。面对高涨的国际油价，作为世界潜在的主要产油国，伊拉克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希望维持在该国军事影响力，以保障能源安全。因此，美国不会轻易让伊朗等周边国家妨碍其对伊拉克的控制。6月10日，欧盟—美国峰会发表共同声明指出，如伊朗继续拒绝国际社会的要求，欧美将加重对伊朗的制裁。据伊朗媒体透露伊朗已开始撤回存在欧洲银行的资产，以应对欧盟美国的制裁。

美国一直指责伊朗谋求拥有核武器，干涉伊拉克内政，以及资助伊拉克反美武装袭击驻伊美军。美国除了一再强化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外，还扬言不排除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马利基此次伊朗之行中，同伊朗领导人着重讨论了拟议中的新安全协议。哈梅内伊表示，伊朗反对伊拉克与美国签署协议，容许外国部队留驻到2008年以后。他说，美军继续留驻伊拉克境内是伊拉克的“根本问题” 他同时表示，他有信心伊朗的西部邻国伊拉克将会粉碎美国的“梦想”。马利基在和伊朗外长穆塔基会晤之后表示，“我们不会允许伊拉克成为伤害伊朗以及其他邻国安全的平台”。在和内贾德会晤时马利基表示，保证伊拉克稳定，地区和世界安全都将受益。内贾德承诺将协助伊拉克治安。

对于马利基的此次伊朗之行，伊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虽然对伊朗动武一直不断地出现的国际媒体上，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美国面临政府的更迭，另外一方面，如美国《时代》杂志文章所称，高油价时代，布什政府打不起伊朗。按照最坏的设想，一旦开战，会有1700万桶石油离开世界市场。石油会在几分钟内突破200美元每桶，但伊朗官方新闻机构，说会涨到300美元每桶。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对伊朗来说一直是一种潜在威胁，伊朗早就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同美国的军事合作自然会尽力反对。伊朗核问题悬而未决，巴拉迪最近对伊朗核计划性质的怀疑对伊朗构成了新的压力。因此，伊朗可能会通过发展与伊拉克的紧密关系，增强对伊拉克安全局势的影响力，并以此作为抵消在核问题上面临压力的手段之一。

■环球瞭望

伊朗会是下一个袭击目标吗？

□张利民

布什5月刚刚从以色列访问归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6月初又随即访美。两国首脑如此频频会晤的同时，中东的一些变化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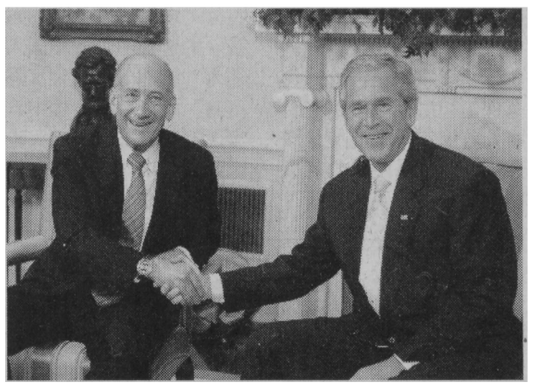
6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五角大楼透露的消息报道称，以色列本月初在地中海东部与希腊海域上空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有超过100架以色列F-16和F-15战斗机参与。美国官员称，加油机飞行距离超过了1440公里——相当于以色列距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工厂的距离。

另外，在土耳其的斡旋下，以色列5月与叙利亚就戈兰高地问题举行了秘密谈判。有评论认为，以色列一方面想以归还部分戈兰高地，并使其非军事化来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确保边界安全；另一方面也意在将叙利亚从伊朗的“轨道”上争取过来。但这与布什拒不与叙利亚谈判的立场相悖，奥尔默特需要向布什通报，并求得美方的理解。

多事的中东又一次看到了“和平曙光”的同时，战争的阴云也随之而至。有分析认为，以色列一方面向叙利亚伸出橄榄枝，并与它一向拒不承认的哈马斯实现停火；另一方面，又大搞针对伊朗的军事演习。前者是为了对伊朗釜底抽薪，后者是威慑伊朗。从表面上分析，以色列的意图似乎是缓和周边，集中力量对付东线的伊朗。

以色列工党议员、前拉宾总理军事顾问亚托姆称：“我们已不再相信制裁的有效性。如果世界想制止伊朗，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现任运输部长莫法兹10天前也发表过类似言论。

以色列真会像西方媒体宣称的那样要单独攻打伊朗？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像政治口号。从政治上来看，一段时期以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副总理兼外长利夫尼在对待伊朗态度问题上都突然表现得很强硬，一再发出咄咄逼人的强硬言论，做出不管美国态度如何、以色列要单独对伊朗动手、摧毁其核设施的架势。如今奥尔默特在国内面临贪污的指控，在国内的威信和控制能力方面都存在疑问，他要借伊朗核问题转移注意力，显示自己的强硬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而利夫尼也想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继梅厄夫人之后的第二位女总理，为了显示自己在国防和外交方面的能力和姿态。另外，以色列各政治派别对空袭也存在不同看法。以色列鸽派人士认为，应当允许让联合国的外交努力继续，直至伊朗已接近完成制造核弹的工作。从经济上看，一旦以色列采取空袭，国际油价会飙升至300美元一桶，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要对此“负责”。更何况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要美国同意才行。从军事上看，以色列要空袭必须经过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领空，相信这些国家绝不会允许以色列的飞机经过自己的领空，更何况是去轰炸伊朗。除非以色列的飞机绕过阿拉伯半岛从海上进攻，但是那里有俄罗斯提供的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这都为空袭增加了难度。



但是，中东有一条规则：从来不排除以色列准备翻脸的可能性。以色列已经证明，它不仅作好了挫败敌对国家核武努力的准备，而且也有这样的实力。以色列人1981年出动8架F-16战斗机远程奔袭900公里炸毁了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以色列的F-16战斗机2007年9月6日还进入叙利亚北部领空，摧毁了叙利亚东部的一个可疑核设施。伊朗会是下一个袭击目标吗？

■热点透析

空间广阔的中美经贸合作

□刘向阳

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在美国社会曾引起广泛关注，书的作者叫做萨拉。当圣诞节来临时，她发现，家里收到的39件圣诞礼物中，印着“中国制造”的有25件。对此，萨拉想：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活下去？于是她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货，经过一年的试验，萨拉说：“我的结论是，我们与中国关系密切，不管是像我这样的个人，还是整个宏观经济，虽然我们两国之间在贸易、政治和其他一些方面存在分歧，但我们应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从这本书讲述的事情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之间经济贸易的交往正在不断的深入。美国商会不久前发布了《美国企业在中国》2008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美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它们在中国的成功，因此，美国公司持续看好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国。

目前，中美两国双边年贸易额达3020.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今年以来双方的贸易统计显示，美国产品对华出口增长幅度在20%以上，同期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增长幅度却在10%以下。中国已连续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正如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出席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指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基础牢固、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将为中美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举一动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一旦美国经济走下坡路，全球经济体都会受到连锁冲击。中美两国共同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所有问题——从可持续发展、全球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矛盾，到能源矿产农产品价格暴涨、全球通胀压力、金融市场震荡，都与两国息息相关。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负有特殊重要的责任。所以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向全球性关系发展，这样就需要各种类型的对话机制去共同支撑。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来扩大经贸领域的合作，将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础打得更牢固。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前行的“稳定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启动2年、举办4次，每次对话双方都能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签署多项协议，带来双方经贸环境的改善，以及贸易、投资的增长。回顾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双方的争端和矛盾显而易见，美方要求人民币升值曾是一个主要诉求。中国自2005年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累计升值已经超过20%，目前中方仍在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而且人民币汇率并不是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与此同时，在美元持续贬值达6年之后，以美元计价的油价高企，不仅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难点，也让美国自身受害不已，需要中美两国与过去处理经贸问题一样共同应对。

总之，把两国经贸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放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平台上解决，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贸问题政治化，又增进了中美两国彼此战略互信；既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又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双方逐渐树立起互利共赢的对话精神和原则，即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并寻求中美共同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契合点。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仅能促进两国贸易发展，也是促进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推动这一双边对话的“机制化”和“长期化”，则是两国的共同期待。国际社会、国际经济、特别是中美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交织离不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协商机制，近来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随美国政府的更迭而终止。美国少数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别有用心的政客也如此认为。但是熟知中美关系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可持续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是何等重要，作为稳定两国经济关系乃至总体关系的重要支撑，作为中美共同开创的一种新型机制，战略经济对话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